

大治 朱 燕璞丞氏著

茗麓迂叟詩文集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茗麓迂叟詩文集

張乃光題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開本：三十二開

印張：十

印數：一千

定價：六元

出版時間：二〇〇二年九月

序 一

獠狃之俗，气激而行暴，衣冠之俗，志端而行谨，其质也惟情为极致，其文也惟性为本，然苟调剂於一文一质之所偏。善言物变者，往往主乎实际。而彼之浮荡虚伪动貽世诟者。固亦宜已。三千余年以来，成败交乘於俄顷，殆无役不自吾楚始举，海内风靡景从。率皆激暴以创之，端谨以成之焉，岂非文质相嬗之故欤。第吾楚山河奥夷深阻，吐纳万有，民弗己私，泱泱然志气之所独迈也，悱惻窈窕，发情而止性，可以死，可以无死，可以经，可以行权，斯又南方之强，矫矫为君子尔，故有周亡殷，先民走保夔巫延息高箐丛荆中，仍秉其立国之遗模渐生大与新兴者争持不自稍屈，而其间遽启疆左史倚相，以及屈原宋玉，或涉足荒朝，或危躬季世，胥彬彬文辞，哀思雅抱，未闻有激暴者，虽偶见白公推刃，亦切痛彼父仇，即若伍员苗贲皇等，各有极人世难堪之境，而论之者终得以原其心，渔父芦中之歌声，无乃情性之

至乎。德衰叹自接與亡秦谣自南公，以之视离骚二十五篇，殆且意同一辙矣，遂乃明陈涉项羽之覆秦，庄跻之王滇，吾楚之涵濡累世，忽一旦而义旗先举，初不必问，元清近事，所谓端谨收激暴之末局，非情挚性笃者又孰能使之哉。夫感物而动者情也，情不禁而长言咏叹者声音之发也，声既形者有以应，则变生调协谓之比音，究不免於哀乐喜怒，敬爱之差异，恰所谓性之未发，但在此将发未发之际，心且为之宰以正厥思，然后知情性密勿而诗教立其间已。更然后知诗亡春秋作一语，旨尤以情与性戾，声不成文为断，悦春也鸟，悲秋也虫，微物率性以畅情而生，人之五音凌乱，奚云中声之有耶，世作春秋，物至心役，几将尽。血气之伦皆化物焉，噫，不亦悲欤，不亦悲欤。吾之爱重吾楚者，动辄情不纵性不偷，试言乎诗，楚之风允有难企及者。吾尝与罗田王青垞先生论楚诗人，历隋唐而降，极于明清，其能本情性以持流变，言之成方超凡习滥格陈语，殆标遐矗者甚眇，楚北则公安三袁，或庶几焉。彼汉

有游女贞也，蒙羞被好淫也，贞淫之极情曾必纳轨，本性是违，而汉魏大隄之曲，倚市之歌，可以覩俗也，项羽不文，而垓下奈何难已，適欲伸其鬱结，亦惟情性所使然，姑挈夫优孟忼慷歌并观之，末处则突将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一句，缀出情性深至。为血泪，盖其气力直将垓下相等，职是而言，昔先正之楚诗佩各选本，惜乎，仅为他姓子孙叙宗谱派别，迄不揭吾楚之潜光，先生颇首肯。吾於是更敢蔽之以一言，至情至性之文辞，不分其有韵无韵，民气岂必曰雄，只深厚而已矣，民志岂必曰远，只正大而已矣，则激暴之迹，维何，端谨之趣维何，若而沈思精绎之，诗教之所以不泯绝於吾楚，吾楚之所以为泱泱大风死乎为情性而死尔，权者反乎经为情性而行尔，噫，南方之强乃如是。比者海内多事，倏弛倏张，蛰居一叟，遣辞未废，黄茅白苇，时接馨咳，大冶朱君祐亭，承窥且夕，固君子人也，一日出示其令大父璞丞先生诗稿，为肃展诵，发情止性，文质映美，楚风之表也，每见祐亭言行端谨可与

交，其平生之服膺家学，复孰谓不然耶，诗也者思也，诗也者持也，抚其既往而能思，临其当前而能持，感诸物形诸声，万变一应，五音相引，可想其吟咏俯仰间，赖自有悱惻窈窕之隐，爰胎息於温柔敦厚之教，而追步於吾楚之所以立於海内之故哉，闻先生为张濂亭先生甥，先生亲炙其道德文章，可以创，可以成，可以持，可以立，胥頑懦俱兴矣。如嗣艾老朽軫念聊藉之以抒陈原始、逝者如可作也，其亦许我否欤。时庚寅冬十一月后学汉阳黄嗣艾谨撰

序 二

朱君祐亭，哀其先祖璞丞公所著诗文集若干卷以视余，悄然曰：遭时丧乱，家藏荡尽，惟此书岿然独存，余惧其久而湮没也，敢请为最录之言，将梓行焉。余再拜受而读之，盖公为张濂亭先生之甥，而从其学古文诗辞者也，在清中季，濂亭以閤文系众望，俯视姚梅，上窥班马，当时名儒，如吴棁甫、黎纯斋辈，皆交相质疑，至誉之为今之孙扬，天下士子争执贄造，门下问文法，得其片言，莫不珍若拱璧以去。可谓盛矣，公既亲承馨欬，浸渍尤深，故其文言厉而气劲，纯乎自然，无疑涩俚诡强附之词，盖能大其军而侈其传者，虽然，文者外之形耳，公之善继其师者，顾不在此。濂亭抱道自竖，不求荣进，殫毕生之力，一意搏精其学，举凡穷通得丧，愉戚寒饥温饱，皆视为扰扰。一旦暮之事，不足以撓其心，故焯然有以自异。公则家无儋石，环堵萧然，蹭蹬屯遭，终不得少行其志，而处之泰然。日讴吟斗室中，成而上比与古为徒，

优焉游焉。以穷其老。似天下无以易此乐者。其胸怀惇泊。笃信固守，为何如耶，此公之文之所以不可及也欤。若夫世之为学者，岂足以语此。势物眩其外。爱恶攻其内，瞀然而神驰，矻然而中无主，日饰羽以求自媒，乃蹇淹剿说，东云一鳞，西云一爪。丝联而胶结之，朝成篇而夕刊行，焉曰将以传诸不朽也。乌乎，沟浚之水而欲其流千里不亦艰乎。吾闻之韩子曰，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又曰，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然则公之文虽不显於一时，终必传诸后世无疑也。阙之所以发之，迟之所以久之，祐亭又何戚戚为。

前众议院议员国务院参议广济饶汉秘校文敬撰。

序 三

(稿編初集序)

大治朱璞丞姻丈，為濂亭先生甥，又从其研習詩文及書法者也。濂亭以古文辭鳴同光間，睥睨歸方、劉、姚，力追子長孟堅。書詣有定評，南海康氏所稱，尤熟在人口矣。其遺詩哲嗣會叔觀察，續刻濂亭文集時，亦輯成若干卷梓行。顧喜精老杜。曩在清江浦燕於會叔處，得見先生手書盈尺，詩學杜五律，因以知其微尚焉。予避地施南，時與祐亭世兄過從，見其以濂亭書體，寫遺山近体多首，蓋見祖庭遺墨，從而覆摹之者。因又知姻丈詩，別有微契，特未睹自為詩文耳。亂定回汭，屢向祐亭乞得丈詩文遺稿遍讀之，古文辭極得濂亭義法，且別有獨到处，詩七律固近遺山，古体更取法乎上，惜匆匆數過即璧還，近頃祐亭出視最初詩稿一帙。系以濂亭行楷手加圈識，開卷雜詩學稽叔夜者，以後學陶學騷選不惟襲貌且得神理，學金好問之州集，亦能遺貌取神，遂怱慙祐亭，先以油印分致友好，再謀付梓。甫決旬竣事。促

为序弁首，爰推本家学渊源。兼述印此诗缘起如此。遗稿别有丈自写定中年以后诗稿及古文辞数本。祐亭矢愿一气印成，则以此作为先声嚆引，待次第观成焉。

丁亥仲秋姻后学晚清举人前湖北省政府简任秘书陈廷英豫生甫

家 传

先生朱姓，讳燕字璞丞。痴憨子其别号也。晚年又自号茗麓迂叟。世业儒，考琴舫邑之名诸生。生母氏张，寿昌濂亭先生之胞姊也。吾族世居大冶西偏。垂四百年，宗支繁衍，甲於全邑，自明迄清，由通籍而登仕版者代不乏人。先生少时，琴舫公即世。母亲教之，能自伤其孤，悲泣力学，九岁能属文，既长读书精识玄解。得圣人深意，多所论列，甫冠游於庠，旋补廩膳生。候选训导，连试棘闱，膺堂备房荐者十数，卒不得售。先生参透逆亿命数之理。无介於怀。清光绪戊寅岁，从游舅氏濂亭先生於金陵凤池书院。舅氏以古文名天下，受知于曾文正公。先生日侍其侧，得于经史诸子百家传记之书。靡所不窥。重慕舅氏所以事文正公者，以事舅氏。舅氏亦以先生日进於古，倍加器许。是时从濂亭先生游者，若泰兴朱曼君、通州范肯堂、张季直皆高第，又皆一时名隲，先生日与诸君子砥砺浸润。金谓酷肖其舅也，迨

舅氏调主西安莲池书院时，先生以亲老道远，弗克侍从，归而授徒於乡，远近士子，仰慕风声，载贽负笈而来从，先生蚤夜孜孜循诱无倦，遇生徒品质，优异与寒畯者，尤必力劝之学，至助其膏火，於是缙绅之家，闾閻之族，欲延西席者，闻先生之风，争相币聘。先生一以礼义为去就，苟非礼义之家，虽重聘无往焉。当时寿昌大冶暨江夏兴国诸邑，猎巍科擢显宦者，大半出於先生之门，声名藉甚。先生为人志尚夷简，内行峭洁，风标清粹，接物恬和，其环意琦诣，足以矫俗而扶世，尝谓文者气也。君子之气正。众人之气随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后为文。故必见诸行。行不正则言无以信於世。故先生之诗文，严劲简古，凌厉雄奇。卓然一出於己。自成法度，而使学者味其旨趣，得所矜式，拳拳而敬服之。宗邨中咸取则焉。映清竊尝为先生惜者。特局促乎乡閭。株守乎铅槧。与当世名公巨卿绝少交游。致怀瑾握瑜之彦，湮没而不彰，抑塞磊落之才，沈沦而莫展。此与古之贤人文章憎命。槁项黄馘老死於牖

下者何以异。欧阳公之论曰，必穷而后工，映清颇不谓然。夫杜氏之写乱离苏子之托仙佛。盖不得已耳，使二人生於周召之际，有不能为雅颂者哉，先生不遇於时。犹得藉以自宽者，厥为有子良翰能文且劬於学，必能为先生驰骋名场克继其志。孰知蕊榜未登，玉楼召赋，从自先生抱痛西河百念俱隳。凡在故旧莫不为先生戚也。卒年五十有三，有遗文数十篇，遗诗数百首，藏於家，德配氏纪，事姑孝，持家整肃邻里乡邻无间于言，生六子，曰益曰咸，曰随曰庄，曰复曰豫，良翰其长也。女一适陈，映清忝列竹林，居同里用自幼及老，诗文至契，逾於籍咸，略分言情，亦师亦友，曩曾议赞助先生作筮仕计，先生笑而却之。无动於中，此其清不苟名，和不溷俗。履道而常其守，处约而得其安，尤非人所能及者也。先生卒后七年，映清归自闽峽。文孙祐亭来问字。观其舞勺而老成，笃志於学。云路难量。且其书法已得乃祖薪传。家学渊源，未堕其绪，映清为之大喜，盖先生淳德高行，固宜有后而后已繁昌矣，天

之报施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祐亭之言曰，先君绩学而早世，先祖因丧明而损年，此恨绵绵责在邈躬敢乞吾伯一言以光泉壤，而式诸后嗟乎，先生之真气自轩轩於天地间，江山相对斯人犹生，映清何足传先生，虽然能知先生之深与亲炙先生之久，莫如映清，映清又何辞焉。一诺三年，陵谷迁变，日月愈迈，更待何时，遂书此与之，民国三年甲寅族姪前清进士历任莆田漳浦县知事映清谨撰

传略

先生讳燕，号璞丞，茗麓迂叟其别号也。考琴舫邑之名诸生，生母氏张，为寿昌濂亭先生之胞姊也。先生世居冶邑之西乡，为邑望族，自明迄清，由通籍而登仕版者代不乏人，先生秉性廉方，不慕荣利，品粹学纯，古风敦朴，宗鄙中无不敬而厚焉，先生少劬于学，老益加笃，年甫冠即游于庠，旋以县高等补廩膳生，归部铃选训导，屡试棘闱，膺堂备房荐者数，卒不得一售其技，所谓文章憎命者非耶，先生参透逆亿命数之理，未尝一介于怀。清光绪戊寅岁，濂亭先生主讲金陵凤池书院，先生奉慈命，负笈南下，从游其舅氏濂亭先生之门。舅氏以古文名天下，受知于曾文正公，深荷倦注，先生日侍其侧，私淑薰陶，窃慕舅氏所以事文正者以事其舅氏先生天姿明敏颖悟异人而又笃嗜古文，于经史诸子，以及百家传记，殚心冥追，潜探幽讨，久之渐有心得，舅氏见之深为嘉许，以为他日之造就可进于古矣。是时从濂亭先生游

者，若泰兴宋君曼君，通州范金肯堂与张君季直，皆一时名隽，尤为濂亭先生之高第也，先生日与诸君，砥礪攻错，优游浸渍，其所学乃益进焉，论者金谓先生酷肖其舅也，迨后濂亭先生由金陵调任，主讲西安莲池书院，先生以道远，弗获从游，归而授徒于乡，乃绝意功名，澄心经史，日从事于丹铅之中，别无所嗜。先生古道照人，远近士子，有志向学者，奉为楷模，莫不载贄从游，马帐高悬，桃李盈室，先生循循善诱教诲有方，遇生徒之优秀而家贫者，尤力勸之学，至助其膏火焉，于是缙绅之家，闾閻之族，有耳先生之名者，争相币聘课其子弟，一时声名藉甚，无远弗届是以武治两色擢巍科而登显宦者，大半出於先生之门也。光緒癸巳岁，先君书城公，以翰林得官给諫，供职京都，甲午秋先君丁先王母艰，在籍守礼，特聘先生馆於家，课肇棻及仲兄肇棠，当先生来时，肇棻执弟子礼，获接颜色和霭可亲，一见而知为谦德之君子也，肇棻性本鸠拙，谬蒙先生嘉许，常以大器目之，詎意立雪程门未及三载，